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三十四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文獻通考卷三十四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選舉考七

孝廉

漢文帝十二年詔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令萬家之縣云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

謁者勞賜孝者帛人三疋悌者力田二疋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三疋自二百石以上每百石加三匹也

孝景後二年詔曰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官廉士算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官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

孝武元光元年冬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董仲舒對策曰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故州郡舉茂材孝廉

皆自仲舒發之

元朔元年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今或闔郡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詳見鄉舉里選考

按漢時詔郡國薦舉人才賢良方正與孝廉二科並行然賢良一科文帝與武帝時每對輒百餘人又徵詣公車上書自衒鬻者以千數而孝廉之選文帝之詔以為萬家之縣亡應令者武帝之詔以

為闔郡不薦一人蓋賢良則稍有文墨材學者可以充選而孝廉則非有實行可見者不容謬舉故也

孝宣黄龍元年詔曰舉廉吏誠欲得其真也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秩禄上通足以效其賢材自今以來毋得舉言吏六百石者不得復舉為廉吏也

孝平元始元年令宗室其為吏舉廉佐吏補四百石

西漢舉孝廉

路溫舒以決曹史舉遷山邑丞　龔勝郡吏三舉孝廉再為尉一為丞　鮑宣以郡功曹舉遷郎　京房以孝廉舉為郎　趙廣漢以州從事舉茂材察廉遷陽翟令　張敞以太守卒史察廉為甘泉倉長　尹翁歸以督郵舉廉為緱氏尉又以都內令舉廉為弘農都尉　王尊以州從事舉遷鹽官長　蓋寬饒郡文學舉遷郎　劉輔遷襄賁令　蕭望之御史官屬遷治禮丞　薛宣以大司農斗食屬察廉補不其丞又以不其丞察廉遷樂浪都尉丞　馮逡野王子遷郎　朱博以太常掾察廉補安陵丞　杜鄴遷郎　王嘉光祿掾察廉為南陵丞復察廉為長陵尉　師丹遷郎　孟喜遷郎　黃霸左馮翊卒史察補河東均輸長復察廉為河南太守丞

尹賞以郡吏察廉為樓煩長　王吉郡吏舉孝廉為郎　平當以大鴻臚文學察廉為順陽長

東漢之制郡太守舉孝廉郡口二十萬舉一人百官志

故事尚書郎以令史久次補之光武始用孝廉為尚書郎

建武十二年詔三公舉廉吏各二人光祿歲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歲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農各二人將兵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

章帝建初元年初舉孝廉郎中寛博有謀任典城者以補長相

和帝時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萬并有蠻夷者亦舉二人帝以為不均下公卿會議丁鴻與司空劉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蠻夷錯雜不得為數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從之

丁鴻

傳

永元七年四月詔曰舊典因孝廉之舉以求人有司詳選郎官寛博有謀才任典城者三十人既而悉以所選郎出補守相

十三年詔縁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舉一人五萬以下三歲舉一人

安帝元初六年詔光禄勲與中郎將選孝廉郎寛博有謀清白行高者五十人補令長丞尉

延光二年八月初令三署郎通達經術任牧民者視事
三歲以上皆得察舉
順帝即位令郡國守相視事未滿歲者一切得舉孝廉
吏
陽嘉元年左雄上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彊仕請自
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
法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
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材異行自可不拘

年齒帝從之胡廣郭虔史敞上書駮之曰凡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甘奇顯用年乖彊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前世以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刻戾舊章便利未明衆心不厭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剥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以為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采厥衷帝不從辛卯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

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奏乃得應選其有異才異行若顏淵子奇不拘年齒久之廣陵所舉孝廉徐淑年未四十臺郎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左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淑無以對乃罷却之　閏月丁亥令諸以詔除為郎年四十以上課試如孝廉科者得參廉選歲舉一人

左雄前議舉吏先試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尚書

張盛奏除此科黄瓊復上言覆試之作將以澄清洗濁覆實虛濫不宜改革帝乃止

二年張衡言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歳矣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學文法辛夘詔書以能章句奏案為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取末曾子長於孝然實魯鈍文學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令欲使一人兼之茍外有可觀内必有闕則違選舉孝廉之志矣

漢安元年尚書令黄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

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帝從之

桓帝即位詔曰孝廉廉吏皆當典城牧民禁姦舉善興化之本常必由之詔書連下分明懇惻而在所翫習遂至怠慢選舉乖錯害及元元頃雖頗繩正猶未懲改方今淮夷未殄軍師屢出百姓疲悴困於調發庶望羣吏惠我勞民蠲滌貪穢以祈休祥其令秩滿百石十歲以上有殊才異行乃得參選臧吏子孫不得察舉杜絕邪

僞請託之原令廉白守道者得信其操各明守所司將

觀厥後

詔侍中尚書中官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

徐氏曰按孝廉之舉始自西都嘗考元朔詔書云

深詔執事興廉舉孝令或至闔郡不薦一人其與

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不

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

詳觀此文則孝之與廉當是各為一科故蕭望之

薛宣黄霸張敞等皆以察廉補長丞獨王吉京房師丹孟喜皆以舉孝廉為郎劉輔舉孝廉為襄賁令至東都則合為一科矣西都止從郡國奏舉未有試文之事至東都則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無異於後世科舉之法矣西都末始限年至東都則年四十以上始得察舉矣黄瓊言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選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則知當時雖以孝

廉名科而未嘗責其孝行廉隅之實是亦失設科之本意也雖然漢世諸科雖以賢良方正為至重而得人之盛則莫如孝廉斯亦後世之所不能及

按西漢舉賢良文學則令其對策而孝廉則無對策之事蓋所謂賢良文學者取其忠言嘉謨足以佐國崇論宏議足以康時故非試之以對策則無以盡其材若孝廉則取其履行而非資其議論也今亦從而有試焉則所謂孝廉者若何而著之於

篇乎又况左雄所言諸生試家法謂儒有一家之學六藝專門之類文吏課牋奏則又文之靡者去賢良所對尚復遠甚而何以言孝廉乎雄又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寧民宣恊風教若其面墻則無所施用愚以為真孝實廉之人豈有不學墻面之理而以家法牋奏應選者又豈可遽許以學古入官之事也然史言雄立此法之後濟隂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繆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

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則知當時孝廉一科濫吹特甚於文墨小技尚未能精通固無問其實行也科以孝廉名而猶如此則其他可知王荆公詩言文章始隋唐進取歸一律安知鴻都事竟用程人物嗚呼其來久矣非始於隋唐也

許荆祖父武太守第五倫舉為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

之道於是共割財產以為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强者二弟所得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為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禄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遠近稱之位至長樂少府

按此後漢初之事當時之所謂孝廉必取其實行稽諸鄉評譽望著者入選掄而聲稱損者遭擯棄

故所舉大概皆得其人中葉以來此意不存往往多庸妄之流以干請而得之於是只得假試文之事以為革繆之法矣

至孝

安帝永初五年舉至孝與衆卓異者

桓帝建和元年詔大將軍公卿郡國舉至孝篤行之士各一人

延熹九年詔公卿校尉郡國舉至孝

獻帝建安五年詔三公舉至孝二人九卿校尉郡國各一人皆上封事靡有所諱

徐氏曰按荀爽傳太常趙典舉爽至孝對策陳便宜靈帝詔舉有道之士而謝弼陳淳公孫度俱對策除郎中由是觀之漢世諸科皆有制策有司因以定其科第之等也

東漢舉孝廉

馬稜（伏波族孫以郡功曹舉遷謁者）　魏霸　韋彪　馮豹　賈琮

鄭弘 周章 張霸 桓典 桓鸞 劉平 江革
周槃 第五倫 鍾離意 寒朗 朱穆 徐防
張敏 胡廣 袁安 應劭 霍諝 陳禪 龐
參 陳龜 橋元 黄憲不就 楊彪 張綱 王龔
种暠 陳球 杜根 劉陶 李雲 傅燮 蓋
勳 張衡不就 左雄 李固 杜喬 吳祐 延篤
段熲 陳蕃 李膺 劉祐 宗慈 巴肅 范
滂 尹勲 蔡衍 羊陟 陳翔 檀敷 劉儒

賈彪 符融不就 鄭太不就 荀彧 皇甫嵩 朱儁
劉虞 公孫瓚 袁術 許荆 第五訪 劉矩
劉寵 陽球 劉昆 張興 包咸 楊仁 董
鈞 服虔 頴容 許慎 葛龔 劉梁 髙彪
劉茂 張武 戴封 雷義 王烈 謝夷吾 李
郃 公沙穆 華佗不就
長水校尉樊儵上言郡國舉孝亷率取年少能報恩
者耆宿大賢多見廢棄宜勑郡國簡用良俊

种暠始為縣門下史時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諶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六孝廉多得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明日諶送客於大陽郭遥見暠異之還白歆曰為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求山澤隱滯近洛陽吏邪諶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即召暠於庭辨詰職事暠辭對有序歆甚知之召署主簿辟太尉府舉高第

按東京選舉孝廉一科為盛名士多出其中然以此二段觀之則濫吹者亦多如樊儵所言取年少能報恩者固非矣若田歆庭詰种暠而觀其辭對有序則謂之能吏可耳所謂孝廉豈於一應對之頃而知之乎

魏黄初二年初令郡國口滿十萬者歲察孝廉一人其有秀異無拘戶口

三府議舉孝廉本以德行不復限以試經司徒華歆

以為喪亂以來六籍墮廢當務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者所以經盛衰今聽孝廉不以經試恐學業從此而廢若有秀異可特徵用患於無其人何患不得哉

帝從其言

魏舒年四十餘郡舉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為高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為己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

東晉元帝初以天下喪亂務存慰勉遠方孝秀不復策試後以經略麤定乃令試經其後孝秀莫敢應命至者多辭以疾詳見舉士門

宋制州舉秀才郡舉孝廉皆策試見舉士門

北齊制中書策秀才集書策貢士考功郎中策賢良見舉士門

周武帝詔郡舉經明行修者為孝廉歲一人見舉士門

唐太宗貞觀十八年引汴鄜諸州所舉孝廉賜坐於御

前上問以皇王政術及皇太子問以曾參說孝經並不能答太宗謂曰昔楚莊王言事羣臣莫逮退而有憂色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自謀而莫己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德羣臣莫能逮吾國其幾於亡乎朕發詔徵天下俊異纔以淺近問之咸不能答海內賢哲將無其人邪朕甚憂之

代宗寶應二年禮部侍郎楊綰奏請每歲舉人依鄉舉里選察秀才孝廉勅旨每州每歲察孝廉取在鄉閭有

孝弟廉恥之行薦焉委有司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
五經之内精通一經兼能對策達於理體者並量行業
授官其明經進士並停進舉亦宜准此同所司作條件
處分七月二十六日禮部侍郎楊綰奏貢舉條孝廉各
令精通一經其取左氏傳公羊穀梁禮記周禮儀禮毛
詩尚書周易任通一經每經問義二十條皆取傍通諸
義務窮根本試策三道問古今理體及當時要務取堪
行用者仍每日問一道頻二道日畢經義及策全通為

上第其上第者望付吏部便與官其問義每十條通七策通二為中第與出身下者罷之又論語孝經皆聖人深旨孟子亦儒門之達者其學官望兼習此三者共為一經其試如上秀才舉望令精通五經問義二十條對策五道全通者為上第上第者送名中書門下請超與處分問義十條通七策通四為中第中第者送吏部與官下者罷之孝弟力田但能熟讀一經言經音切即令所司舉送試通便與出身其今年舉人或舊業既成理

難速改或遠州所送身已在途事須收奬不可中廢其令秋舉人中有情願依舊業舉者亦聽今年之後並依新敕敕旨進士明經置來日久今頓令改業恐難有其人諸色舉人宜與舊法兼行至建中元年六月九日敕孝廉科宜停

宋太祖皇帝開寳八年詔諸州察民有孝悌力田竒才異行或有文武材幹年二十以上至五十可任使者選擇具送闕下如無人塞詔亦以實聞

九年詔翰林學士李昉等於禮部貢院同閱諸道所解孝悌力田及有人材武學凡七百四十人試問所習之業皆無可採而濮州以孝悌薦名者二百七十人上駭其頗多召問於講武殿率不如詔猶稱素能習武復試以騎射則隕越顛沛失次上顧曰止可隷兵籍皆號告求免乃悉令退去詔劾本部官司濫舉之罪

按以孝廉或孝悌名科蓋取其平日之素履固難於一閱試之頃而知之也然自東漢以來孝廉遂

為取士科目之通稱不復有循名責實之舉不過試以文墨小技而命之官至倥偬之際則并不試文而悉官之矣隋唐而後始有進士明經等科遂無復有舉孝廉之事蓋隋唐而後之進士明經即東漢以來之孝廉皆借其名以為士子進取之塗耳然上之人慕孝廉之美名故時有察舉之詔而貞觀之孝廉至不能答曾參所說孝經開寶之孝弟至不能言所習之業淺陋可笑如此蓋自以文

藝取人士之精華果鋭者皆盡瘁於記問詞章聲病帖括之中其不能以進士明經自進者皆椎朴無文之人遂欲别求進身之塗轍故𤋮緣州郡以應詔舉詳史所載二帝所以詢訪之者固非僻經奥傳傲以所不知也而已不能答則其無所抱負可知景祐間李淑言所謂茂材者本求出類之儁而士之不利鄉舉者應焉非求材之本意也意貞觀閑寶所解孝悌力田文武才幹皆不能應鄉舉

之輩耳

武舉

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師古曰六郡謂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　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

公孫賀北地人少為騎士從軍　李廣隴西人以良家子從軍　趙充國隴西人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　傅介子北地人以從軍為官　甘延壽北

地人以良家子善騎射為羽林　馮奉世上黨人以良家子選為郎　張次公以勇悍從軍　常惠應募隨蘇武使匈奴　鄭吉以卒伍從軍　傅介子斬樓蘭王士刺王者皆補侍郎　灌夫以候司馬從擊吴楚　蘇建以校尉從大將軍

唐武舉起於武后之時長安二年始置武舉其制有長垜馬射步射平射筒射又有馬槍翹關負重身材之選翹關者長一丈七尺徑三寸半凡十舉後手持關距出

處無過一尺負重者負米五斛行二十步皆爲中第亦以鄉飲酒禮送兵部其選用之法不足道故不復書
按選舉志言唐武舉起武后之時其選用之法不足道故不詳書然郭子儀大勲盛德身係安危自武舉異等中出是豈可概言其不足道邪唐登科記所載異科出身者衆獨軼武舉亦一欠事
永隆元年岳牧舉武陟縣尉員半千及第上御武成殿親問曰兵書云天陣地陣人陣之名何謂也半千

對曰臣觀載籍多謂天陣謂星宿孤虛也地陣謂山川向背也人陣謂偏伍彌縫也以臣愚見謂不然矣夫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得天之時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戰得地之利此地陣也士卒輕利將帥和睦此人陣也若用兵去是三者其何以戰上深賞之右補闕薛謙光言今武能制敵之科祇令彎弧夫趙雲雖勇資諸葛之指揮周勃雖雄之陳平之計略若使樊噲居蕭何之任必失指蹤之機使蕭何入戲下

之軍亦無免主之效是知謀將不取於弓馬良相不資於射策顧降明制循名責實文則試以効官武則令其守禦

唐武選兵部主之課試之法如舉人之制取其軀幹雄偉應對詳明有驍勇材藝及可為統帥者若文吏求為武選取身長六尺以上籍年四十以下強勇可以統人者武夫求為文選取書判精通有理人之才而無殿犯者

宋有武舉武選咸平時令兩制館閣詳定入官資序故
事而未嘗行

仁宗天聖八年親試武舉十二人先閱其騎射而後試
之

景祐四年韓億言武臣宜知兵書而禁不得傳請纂
其要以授之於是出神武祕略以授邊臣

慶歷六年策武舉馮維師奏武舉以策為去留弓馬為
高下

神宗熙寧五年樞密請建武學於武成王廟選文武官知兵者為教授使臣未參班與門蔭草澤人召京官保任人材弓馬應格聽入學給食習諸家兵法教授纂次歷代用兵成敗前世忠義之節足以訓者講釋之願試陣隊者量給兵伍在學三年具藝業考試等第推恩未及格者逾年再試凡試中三班使臣與三路巡檢寨主未有官人與經略司教隊差使三年無過則陞親民至大使臣有兩省待制或本路鈐轄以上三人保舉堪將

領者並兼諸衛將軍外任田歸環衛班以尚書兵部郎中韓縝判學內藏庫副使郭固同判賜食本錢萬緡生員以百人為額科場前一年武臣路分都監文官轉運判官以上各奏舉一人聽免試入學生員及應舉者不過二百人春秋各一試步射以一石三斗馬射以八斗矢五發中的或習武伎副之策略雖弓力不及學業卓然並為優等補上舍以三十人為額

八年詔武學與文舉同時鎖試以防進士之被黜而改

習者

高宗建炎二年兵部言應武舉得解免解人各召保官貴公據赴部引驗於行在殿前司試弓馬訖就淮南轉運司別場附試程文從之

紹興十六年始建武學兵部上武士弓馬及選試去留格凡初補入學步射弓一石若公私試步騎射不中即不許試程文其射格自一石五斗以下九斗凡五等上可其奏因謂輔臣國家武選政欲得人今諸將子弟皆

恥習弓馬求換文資數年之後將無人習武矣宜勸誘之

凡武學生習七書兵法步騎射分上內外三舍學生以百人為額置博士一員以文臣有出身或武舉高選人為之學諭一員以武舉補官人為之

孝宗隆興元年御試得正奏名三十七人殿中侍御史胡沂言臣觀唐之郭子儀以武舉異等初補右衛長史歷振遠横塞天德軍使祖宗時試中武藝人並赴陝西

任使又武舉中選者或除京東捉賊或三路沿邊試其
効用或經略司教押軍隊準備差使令率授以榷酤之
事是所取非所用所用非所學也臣請取近歲中選人
數量其才品之高下考任之深淺授以軍職使之習練
邊事諳曉軍旅實選用之初意也
乾道五年廷試始依文舉給黃牒同正奏名三十三人
榜首賜武舉及第餘並賜武舉出身
上垂意武科以授官與文士不類詔自今第一人補

秉義郎堂除諸司計議官序位在機宜之上第二第三人保義郎諸路帥司準備將領代還轉忠翊郎第四第五人承節郎諸路兵馬監押代還將保義郎皆倣進士甲科恩例四年又以文舉狀元代還例除館職亦召武舉榜首為閤門舍人五年御試得正奏名四十四名始立武學國子額收補武臣親屬其文臣親屬願赴武補者亦聽七年初立武舉絶倫并從軍法凡願從軍者殿試第一人與同正將第二第三名

同副將第五名已上省試第六名已下並同準備將從軍以後立軍功及人才出衆特旨擢用上曰武舉本求將帥之才今前名皆從軍以七年為限則久在軍中諳練軍政他日可備擢用

武臣試換文資祖宗朝許從官三人薦舉紹興令敦武郎以下聽召保官二人以經義詩賦求試其後太學諸生久不第者多去從武舉已乃鎖廳應進士第凡以秉義或忠翊皆換京秩恩數與第一人等後以

林顥秀言武士舍棄弓矢更習程文褒衣大袖専效
舉子夫科以武名不得雄健喜功之士徒啓其僥倖
名爵之心於是詔自今毋得鎖換

寧宗初復武科鎖換令

任子

漢儀注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歲得任同産若子一
人為郎

董仲舒對策曰夫選吏多出於郎中郎中吏二千石

子弟未必賢也王吉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皐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為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

哀帝元年除任子令

先公曰漢二千石任職二年得任其子若同產蓋有八九歲為郎備宿衛者朝夕左右與聞公卿議

論執戟殿陛中郎將以兵法部屬之而淳厚有行者光禄勲歲課第之時出意上書疏足以裨缺失而天子亦因以習知其性而識其才之能否自郎選為縣令自大夫選為守相或持節四方天子時課其功而召之入蓋上之久留意其選而法制使之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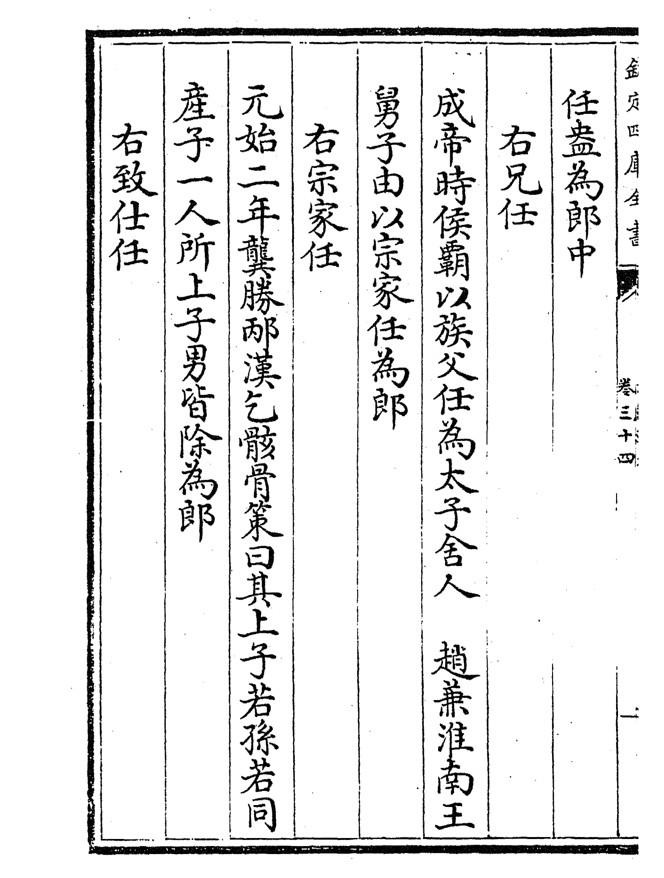
西漢任子入仕

蘇武以父任為郎　劉向以父任為輦郎　孔光子

男放為侍郎　董恭為御史任賢為太子舍人　蕭
育以父任為太子庶子　史丹九男皆以丹任為侍
中　汲黯以父任為太子洗馬　史丹馮野王皆以
父任為太子中庶子　伏湛以父任為博士弟子
辛慶忌以父任為右校丞　杜延年以三公子補軍
司空　虎賁諸郎皆父死子代

右父任

霍去病任光為郎　楊惲以忠任為郎　袁盎兄噲



任盎為郎中

右兄任

成帝時侯霸以族父任為太子舍人　趙兼淮南王

舅子由以宗家任為郎

右宗家任

元始二年龔勝邴漢乞骸骨策曰其上子若孫若同産子一人所上子男皆除為郎

右致仕任

安帝建光元年以公卿校尉尚書子弟一人為郎舍人

東漢任子入仕

桓郁　桓焉　周勰　耿秉　馬廖　宋均　黃瓊

袁敞　黃琬　臧洪　何休

延熹中宦官方熾任及子弟為官布滿州縣

按任子法始於漢而其法尤備於唐漢唐史列傳中凡以門蔭入仕者皆備言之獨魏晉南北史不言門蔭之法而列傳中亦不言以門蔭入仕之人

何也蓋兩漢入仕之途或從辟召或舉孝廉至隋唐則專以科目取人所以漢唐之以門廕入仕者皆不由科目與辟召者也自魏晉以來始以九品中正為取人之法而九品所取大槩多以世家為主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故自魏晉以來仕者多世家逮南北分裂凡三百年而用人之法多取之世族如南之王謝北之崔盧雖朝代推移鼎遷物改猶卬然以門地自負上之人亦緣其門

地而用之故當時南人有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黄散之孫蔑令長之室之説北人亦有以貴襲貴以賤襲賤之説往往其時仕者或從辟召或舉孝廉雖與兩漢無異而所謂從辟召舉孝廉之人則皆貴胄也其起自單族匹士而顯貴者葢所罕見當時既皆尊世胄而賤孤寒故不至如後世之誇特起而鄙門蔭而史傳中所以不言以蔭叙入官者葢所以見當時雖以他途登仕版居清要者亦

皆世家也

唐制凡用蔭一品子正七品上二品子正七品下三品子從七品上從三品子從七品下正四品子正八品上從四品子正八品下正五品子從八品上從五品及國公子從八品下餘見舉官門

宋太祖皇帝乾德元年詔減每歲奏補千牛齋郎之額自今臺省六品諸司五品登朝第二任方得蔭補

止齋陳氏曰唐制禮部簡試太廟齋郎郊社齋郎

文資也兵部簡試千牛備身及太子千牛武資也
蓋文武蔭補之制自後唐天成三年和凝奏齋郎
歲以三十人為限同光二年奏千牛左右仗各六
員歲以十二員為限至是減之歲凡補二十五員
恭惟藝祖初定任子之法臺省六品諸司五品必
嘗登朝歷兩任然後得請不請者則不補矣太宗
淳化始因改元恩霈文班中書舍人武班大將軍
以上並許蔭補如遇轉品即許更蔭一子而奏薦

之廣自此始至道二年始有壽寧節推恩之令則聖節奏薦自此為例大中祥符元年始有東封禮畢推恩之令則郊禋奏薦自此為例前朝恩之累嘗裁定聖節奏薦自嘉祐元年罷令惟郊禋如故至於致仕遺表之恩凡與者皆特典也而後亦為定制至熙寧始裁定諸衛將軍諸司副使累奏不得過二人非任路分都監差遣即須入仕三十年方聽奏薦而限年限員之法立宣和四年中大夫

至帶職朝奉郎入官十五年諸衛大將軍至武翊大夫入官二十年宣和四年九月二十九日敕內侍官武功大夫至武翊郎累奏不得過二人逮於孝宗法度益嚴淳熙九年更務裁抑始立遇郊蔭補恩澤正數宰相十人開府儀同三司以上同執政八人侍從六人觀察使至節度使侍御史同中散大夫至中大夫右武大夫及至帶職朝奉郎通侍大夫同朝儀大夫三人武翊大夫至武功大夫同致仕遺表恩澤文臣見任宰相八名舊十二名曾任宰執七名舊十

名見任執政六名舊九名曾任執政謂帶職者五名舊七名在內侍從在外待制以上或不帶職大中大夫以上二名舊二名無遺表止得致仕者侍御史舊二名中散中奉至中大夫舊二名朝奉郎至朝議大夫一名武臣見任使相七名舊九名曾任使相六名舊八名見任執政太尉謂許依執政官例者六名舊七名曾任執政節度使五名舊七名諸衛上將軍至承宣使四名舊五名觀察使三名舊四名通侍大夫二名舊四名正侍至右武

大夫舊名二諸衛大將軍武功至武翊大夫一名遥郡

同

又詔齋郎每歲以十五人為額取年貌合格誦書精熟者充覆試不如所奏三司坐之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詔應以門蔭授京官年二十五以上求差使者當令於國學聽習經書以二年為限仍令審官院與判監官考試訖以名聞既而引對大理評事錢象中太常寺舉禮郎陳宗紀並以學業未精令且習

讀俟次年引對　又詔已有官而再奏者至所合授止

又詔鎖廳就試至禮部不合格者停見任詳見舉士門

石林葉氏曰祖宗時見任官應進士舉謂之鏁廳

雖中選止令遷官而不賜科第不中則停見任其

愛惜科名如此淳化三年滁州軍事推官鮑當等

應舉合格始各賜進士及第自是遂皆賜第

七年幸南京詔文武臣僚逮事太祖者賜一子恩澤

初轉運使辭日皆得奏一人天禧後唯川廣福建路

始聽餘路再任者始得奏焉

仁宗慶歷中大減恩蔭制入仕之路罷聖節奏蔭恩例學士以下遇郊恩許奏大功以上親再遇郊許奏小功以下親蔭長子孫皆不限年諸子孫須年過十五若弟姪須過二十必五服親乃得蔭已嘗蔭而物故者無子孫禄仕聽再蔭自是任子之恩殺矣

英宗登極四方監司州守賀即位押貢奉人悉命以官

知諫院司馬光言監司太守遣親屬奉表至京師者

不問官職高下親屬遠近一例推恩乃至班行幕職權知州軍或所遣之人非親屬者亦除齋郎差使殿侍此蓋國初承五代姑息藩鎮之弊大臣因循故事不能革正國家爵禄本待賢才及有功效之人今使此等無故受官誠為太濫今縱不能盡罷其進表人若五服内親者或乞等第授以官其無服及非親屬者並量賜金帛罷去庶少救濫官之失時以詔令已行不從

英宗慨然思革天下之弊時方患官冗言者皆謂由三歲一磨勘其進甚亟稍遷以至高位故獲廕者衆乃令自今待制以上自遷官後六歲無過遷之有過益展年至諫議大夫止京朝官四歲磨勘至前行郎中止少卿監限七十員員有闕以前行郎中久次者補之少卿監以上遷官聽旨

神宗熙寧四年中書言廕補者免試注官多不習事以致失職試者又須限年二十五才者既滯所試又止律

詩豈足甄才及已受任而無勞可書亦無薦者法當再試書判三道亦成虛文今請守選者歲以二月八日試斷案二或律令大義五或議三道法官同銓曹官撰式考試第為三等上之中書上等免選注官優等依判超例陞資無出身者賜之試不中或不能試滿三歲亦許注官惟不得入縣令司理司法自是更不試判仍除去免選恩格若歷任有舉者五人自與免試注官其蔭補人亦罷試詩年及二十許自言而試斷案律義及議應

格即許注官優等亦賜出身試而不中或不能試年及三十自許叅注若年及二十授官已及三年出官亦不用試若秩入京朝即展任監當三年在任有二人薦之免展詔悉從之

舊制蔭補初赴選皆試律暨詩已仕而無勞績舉薦及無免試恩皆試判更制以後暨試律義斷案議後又增試經義中選者皆得隨銓擬注其入優等者往往特旨擢賜進士出身

熙寧初裁損奏廕之法自宰相使相而下併及宫掖外戚遞有減損舊制諸妃遇聖節奏親屬一人間一年許奏三人郊禮許奏一人今定諸妃每遇聖節并郊許奏有服親一人舊制皇親妻兩遇郊許奏親屬一人今罷舊制郡縣主遇郊許奏親生子及其夫之親今只許奏親子舊制臣僚之妻為國夫人者得遺表恩今除之舊制公主每遇聖節郊禮許奏夫之親屬一人并遇公主生日許奏一人今罷生日恩聖節許奏有服親

按熙寧所裁損奏蔭之法先自妃嬪公主始此法之所以必行外如皇親妻及命婦郡縣主所蔭其恩尤濫故並抑之而聖節奏蔭恩例則仁宗時已罷之往往行之於臣僚而未嘗行之於妃主至此方有施行然亦但裁抑其濫及者而未嘗盡罷此例云

五年曾布等言中外臣僚陳請恩澤未有定制今欲見任二府許乞差遣一人宰相樞密使兼平章事因事罷

者陳乞轉官一人指射差遣一人餘以次有差
徽宗宣和元年侍御史張汝舟言奏補之法有太濫者
有太吝者今法所該奏補與先朝同而所從該奏者異
昔之官至大夫歷官不下三五十年而今之出官有閱
三五年間已至大夫者矣文武官至大夫既易且速其
來日衆而奏補未嘗限年此所以為太濫也朝請至朝
奉郎得致仕恩雖亡歿在給勅後皆得蔭補至若中大
夫以下及武功武翼大夫已求致仕而受勅不在生前

者乃格其恩不與於是有以疾危而致仕身謝而未受勑者則其家往往匿哀須限仍以不及親授不與霑恩者多矣此所以為太吝也欲乞文武官雖遇郊當䕃文入官不及十五年武入官不及二十年皆未許䕃補以抑其太濫至於文武官及大夫以上嘗乞休致而身謝在出勑前並許奏䕃以補其所不及詔除寺監長貳至開封少尹係用職事䕃補不合限年餘悉從之

司諌李會言比年大臣子弟僅能勝衣即造從列遇

大禮亦得奏補其稚年顯貴身既濫矣未有子而移蔭他人是疊濫也請待制以上無出身人須年及三十通歷任及十年者遇郊許奏從之其後朱勝非追記當時權臣欺君濫恩其言曰祖宗舊制宰執子弟例不堂除只於銓部注擬罷政不以罪則推恩遷擢蓋二府號表則之地不阿其親當以身率故也趙普子弟皆官右列普再相長子遂受莊宅使元祐中范純仁再相子正平博學有文行未嘗出官竟死選調

紹聖中章惇作相九年子援及持皆髙第有學問士
論推許並為州縣幕職監當官惟是仁宗朝夏竦子
安期以累任邊帥授待制直學士熙寧間王安石薦
其子雱為崇政殿說書除待制後因三經義成遷直
學士力辭不受然安期猶有才幹雱猶有學問至蔡
京拜相不數年子六人孫四人同時為執政從官宰
相鄭居中子修年億年劉正夫子皁民皁民余深子
日章兄清王黼子閎孚白時中子彥暉執政蔡卞子

仍鄧洵仁子襄鄧洵武子雍並以曲恩倖例列於從班而阜民襄閎孚尤懦騃或始十餘歲宣和末諫官李會疏論以為尚嬉竹馬已獲荷囊未應娶婦已得任子時亦覺其太濫遂免奉朝而列侍從如故
高宗建炎元年李綱言宣靖以來宰相子悉以恩澤至待制雜學士乃詔宰執子弟任待制已上者並罷
紹興四年太尉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乞以明堂恩任子宗元文資吏部言有礙條格詔特許之武臣非使相

而以文資祿子孫者自是為例

中書舍人趙思誠言孤寒之士名在選部皆待數年之闕大率十年而不得一任今親祠之歳任子約四千人是十年之後增萬二千員科舉取士不與焉將見寒士有三十年不得調者矣祖宗朝祕書監今之中大夫也諸寺卿令之中奉中散大夫也仕至此者皆實以年勞功績得之年必六十身不過得恩澤五六人政和宣和之後私謁行横恩廣有年未三十而

官至大夫者數員比祖宗時不知其幾倍而恩例未嘗少損有一人而任子至十餘者此而不革實政事之大蠧也望特旨侍從官共議所以革弊之術示之以至公斷之以必行詔下其議會思誠去國議遂格

二十二年右諫議大夫林大鼐言武臣多出軍中爵秩多而族姓少凡有奏薦同姓皆期功異姓皆中表閭巷之徒附會以進寨帥柵長利其高貲有司不能詰其端他人不能伺其隙請自今須經統轄長官結罪保明詭

冐者連坐之

孝宗即位慨然思革冗官之弊初詔百官任子者遇郊

恩權免奏薦年七十人遇郊不許奏子俄又詔未奏者

許一名

乾道九年詔武臣嘗任執政官遇郊聽補文資於是恩

數視執政者亦得之蓋戚里宗王與夫攀附之臣皆爭

以文資禄其子不可復正矣

寧宗嘉泰初言者以官冗恩濫諸宗女夫授官者依舊

法終身只任一子兩府使相不得以郊恩奏門客著為令

慶元蔭補新格使相以上十人執政官太尉八人文官大中大夫以上及侍御史武臣節度承宣觀察使六人文臣中散大夫以上武臣防團刺史及横行四人文臣帶職朝郎以上武臣正使三人致仕遺表文臣前宰相見任三少使相共八人曾任三少使相七人曾任執政官六人大中大夫以上二人武臣使相

已上八人節度使六人承宣使五人觀察使四人文臣中大夫武臣防禦使已下並不得推遺表恩先是紹興初中書舍人趙思誠嘗上任子限員之議詔從官討論申省淳熙九年八月庚子始用廷臣集議行之既而從官有身前已奏六人而身後推恩為吏部所格者開禧末議者有請乃詔致仕遺表恩澤在限員之外若非泛恩澤則概不許云謂監司帥臣遇有恩及泛使出疆之類

銓試者舊有之凡任子若同進士出身之人皆赴

建炎兵火後權停紹興三年始復舊無出身人許習經義詩賦時議或刑統義斷案十三年九月詔兼試二場惟有出身人試律如故其任子之在蜀者舊法令益梓兩路漕司輪年分春秋銓試乾道二年從知蜀州楊民望之請委制置司主之後有降勅差監試考試官惟蜀士同出身之在東南者則免銓試故事春秋再試十人而取七乾道二年後上春試二人而取一紹熙末議者病其寡學乃請三人而取一後三

年謝用光為吏部侍郎上言今世禄之家已留意學問請復舊制詔許焉今蜀中銓試甚寬凡假手者率費七百緡又勢要子孫鮮不與選或謂宜悉赴吏部然吏部亦不免此要當如祖宗時先試而後命可也舊銓試未合格者許堂除淳熙中孝宗始嚴其令八年八月趙衛公帥瀘奏其子昱書寫機宜文字既受敕矣未待問蘊之在西掖緣他事以未銓試為言遂寢其命紹熙元年八月計司業衡又奏乞中選人就

吏部長貳廳前簾試試中然後許參選小經義一首或小賦或省題詩一首明年四月吏部條具如所奏内同進士出身并
恩科人吏不簾試仍下四川制置司一體施行從之
黄子由時為考功郎官建言令已增試律義自不須
更簾試大臣進呈光宗曰簾試以革代筆之弊正當
加嚴豈可廢也三年八月謝子肅侍郎又言銓試不
中四十以上注殘零闕人乞令郎官就長貳廳寫律
一條俾之解釋如或不通未得參注從之始任子降

等補文學者與恩科人皆免銓試孝宗以為非是亦
命試焉惟宗室子銓試則終場無雜犯者皆出官蓋
朝廷優天屬之意廣東西漕司舊亦有銓試乾道八年罷之
乾道元年吏部尚書葉顒上言選人差注格法堂除
賞典並在中銓人之上比年以來調官者急於請謁
而堂除不勝其多在官者巧於經營而賞典不勝其
濫至於銓試號為公選舊來一歲二試十取其七今
乃從而損之歲止一試十取其五夫其嚴且難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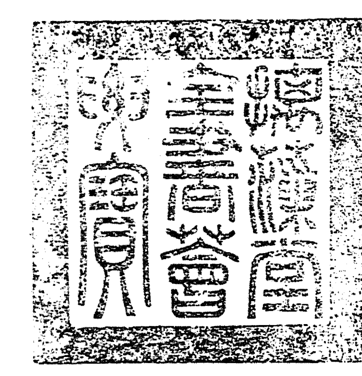
而注授之際乃為多且濫者所陞壓非所以為平也

上從其議命更法焉

淳熙十二年臣僚言比年銓試有以國戚而與宮觀有以勲閥而與差遣問嘗中銓乎曰未也臣聞古之行法必自貴近始捨貴近而行於疎遠則天下不服法行而天下不服則法廢矣請明詔執事自今一時除授未察其中否者令吏部條具來上未中者許給舍繳駁臺諫彈罷雖宮觀嶽祠帶貼職者亦在所不

與蓋貼職者天子之優恩非可假此以免試也嶽祠宮觀臨民之漸也不中銓試不以貼職而出官不以嶽祠宮觀而臨民則倖塞矣從之

文獻通考卷三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録監生臣郭文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三十五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三百五十五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三十五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選舉考八

童科小學附

漢興蕭何草律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

後漢左雄奏召海内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禄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章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補童子郎漢法孝廉試經者拜為郎年幼才俊者拜童子郎

黄琬以公孫為童子郎　臧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知名太學　任延年十二為諸生顯名太學中號為任聖童　張堪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　杜安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　黄香年十二博學經典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黄童　司馬朗十二

試經爲童子郎監試者以其身體壯大疑朗匿年劾問朗曰朗之内外累世長大朗雖稺弱無仰高之風損年以求早成非志所爲也監試者異之

唐有童子科凡十歲以下能通一經及孝經論語每卷誦文十通者予官通七者與出身

廣德二年停童子歲貢大歷三年又復之仍每歲令本貫申送禮部同明經舉人之例考試訖奏聞十年再停之

開成三年敕諸道應薦萬言及童子朝廷設科取士門目至多有官者合詣吏曹未試者即歸禮部文詞學藝各盡其長此外更有招延則為冗長起今以後不得更有聞薦俾由正路冀絶倖門雖有是命而以童子為薦者比比有之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禮部貢院奏今後童子委本州府依諸色舉人例考試經解選省任稱鄉貢童子長吏不能表薦若無本處解送本司不在考試之限

天成三年敕近年諸道解童子皆越常規或年齒漸高

或神情非俊或道字頗多訛舛或念書不合格文積成
乖敝此後應州府不考藝能濫發文解其逐處判官責
罰仍下貢院將解到童子精加考較須是年顔不高念
書合格道字分明即放及第
長興元年敕童子準往例委諸道表薦不得解送每年
所放不得過十人仍所念書並須是正經不得以諸子
書虛成卷數及第後十一選集初任未得授親民官
周太祖廣順三年戸部侍郎權知貢舉趙上交奏童子

元念書二十四道今欲添念書通前五十道念及三十道者放及第從之

宋眞宗景德二年撫州進士晏殊年十四大名府進士姜蓋年十二並長吏以聞至是亦召試殊詩賦各一篇蓋詩六章賜殊進士出身蓋同學究出身後旨復召殊試詩賦論嘉其敏贍擢授秘書省正字

王氏揮麈錄曰眞宗實錄召試神童蔡伯俙授官之後寂無所傳明清因於故書中得其奏狀一紙

云伏念臣先於大中祥符八年眞宗皇帝遣內臣
毛昌達宣名賜對試誦眞宗皇帝御製歌詩即日
蒙恩釋褐授守祕書省正字臣遭遇之年方始三
歲及賜臣御詩云七閩山水多才俊三歲奇童出
盛時續蒙宣赴東宮侍仁宗皇帝讀書朝夕親近
頗歷歲年其後臣年一十七歲以家貧陳乞差遣
仁宗皇帝聖念矜憐特依所乞仍有旨餘人不得
援例自玆累歷任使今來本任至來年二月當滿

重念臣生事蕭條累族重大又無得力兒男可以供侍一日捨禄無以爲生幸遇皇帝陛下至仁至治無一物失所其於老者惠䘏尤深臣以祥符八年三歲甲子庚申即未至衰老欲望聖慈特賜許臣再任管勾江州太平觀一任覬仍廩稍得養單貧蓋元豐初計其年尚未七十司農少卿今之朝議大夫也碌碌無所聞豈非聰明不及於前時邪朱興仲續歸田錄云伯㑳字景蕃與晏元獻俱五

六歲以神童侍仁宗於東宮元獻自幼梗介蔡最柔媚每太子過門閫高者蔡伏地令太子履其背而登既踐祚元獻被知遇至宰相蔡竟不大用以舊恩常領郡頗不循法令或被劾取旨上識其姓名必曰藩邸舊臣且令轉官凡更四朝元符初致仕已八十歲矣監司薦之乞落致仕與宮祠其辭畧云蔡伯俙年八十歲食祿七十五年余謂人生名位固可得罕得綿長如此者

按史言晏殊以景德二年召試年十四仁宗以大中祥符三年生則仁宗有生之年殊年已十九今謂殊與蔡伯俙俱以五六歲為神童侍仁宗於東宮誤矣

仁宗即位以童子賜出身者凡十人寶元元年以為無補而罷之

神宗元豐時置在京小學有就傅初笄兩齋

徽宗政和四年小學生近千人尚有繼至者分十齋處

之增教諭俸不許受束脩自八歲至十二歲率以誦經書字多少差次補內舍上舍若能文從博士試本經小經義各一道稍通補內舍優補上舍後曹芬以文優賜同上舍出身

崇寧五年參在京小學規約頒之州縣小學州隸教授縣隸學長其小學生皆自備餐錢附食至宣和罷其法

童子科元豐以後賜出身者五人元祐時詔禮部自今請試童子誦書毋收接大觀後復其科賜補官者五人

高宗建炎二年初試童子祖宗朝皆天子親試其命官免舉皆臨時取旨無常格也

孝宗淳熙八年始詔分為三等凡全誦六經孝經語孟及能文如大經義三道語孟義各一道或賦及詩各一首為上等與推恩誦書外能誦一經為中等免文解兩次止能誦六經語孟為下等免文解一次覆試不合格與賜帛

寧宗嘉定十四年詔自今歲取三人期以季春集闕下

先試於國子監而中書覆試爲定制焉

高宗一朝童子求試者三十有六人授官者五人萬項彭興宗張揉朱虎臣劉轂永免文解者一人晏章免文解者一人紹興三年林佐國始賜帛罷遣者九人紹興三年四月兄弟童子三人饒州江安國定國戴松戴滋又張邑叟邑卿未知何許人惟朱虎臣者能排陣步射及誦七書故補承信郎劉轂以小校子五歲善騎射故補校尉虎臣浮梁人既名見又特賜金帶以寵異之此亦前所未有

孝宗一朝童子求試者七十四人而命官者七人有吕
嗣興者衢州人也四歳能誦書切韻變四聲畫八卦上
名見面俾吟詩遂授右從政郎賜錢三百緡令伴皇孫
榮國公讀誦乾道八年春也又有臨川王克勤尤為警
敏初命右從事郎廬陵李如圭三山林公治何摧並右
廸功郎三山何致遠將仕郎廬陵郭洵直下州文學
光宗一朝童子求試者十七人無補官者惟從事郎吳
剛年九歳能誦六經語孟以壽聖親姪孫特改承務郎

仍依初補法壬子四月也晏元獻初以童子名試遂賜出身令祕閣讀書久之即以為正字乾道末上踵故事以臨川王克勤敏叔為祕書省讀書制禄視正字之半淳熙初上幸祕閣館職皆遷官選人改京秩有司言克勤於上詔以為文林郎久之臺官有言其過者遂除初等職官後復以鎖廳中第為太學博士自後未有繼者自置童子科以來未有女童應試者自淳熙元年夏女童林幼玉求試中書後省挑試所誦經書四十三件並

通詔特封孺人

吏道

西漢時以試吏入官

路温舒縣獄吏　衛青縣吏給事侯家　公孫弘獄吏　張湯長安吏　杜周廷尉史　王訢郡縣吏　陳萬年郡吏　于定國獄吏　龔勝郡吏　丙吉魯獄吏　趙廣漢郡吏　尹翁歸獄小吏　張敞鄉有秩補太守卒史　王尊獄小吏　孫寶郡吏　何並郡吏　薛宣都船獄吏　朱博亭長遷功曹　朱邑嗇夫遷卒史　趙

禹佐史　王溫舒亭長遷廷尉史　尹齊以刀筆吏遷御史　減宣佐史

嚴延年郡吏　尹賞郡吏　樓護京兆吏　王吉郡吏　鮑

宣嗇夫補東州丞　焦延壽郡吏察舉補小黃令

公非劉氏送焦千之序曰東西漢之時賢士長者未嘗不仕郡縣也自曹掾書史馭吏亭長門幹街卒游徼嗇夫盡儒生學士為之才試於事情見於物則賢不肖較然故遭事不惑則知其智犯難不避則知其節臨財不私則知其廉應對不疑則知

其辯如此則察舉易而賢公卿大夫自此出矣今時士與吏徒異物吏徒治文書給廝役戇愚無知㒂詬無節秉間窺隙詭法求貨笞罵僇辱安以為己物故無可以興善者而儒生學士之居於鄉里不過閉門養高其外則游學四方以崇名譽然後可以出羣過人矣而欲法前世一使郡縣議其行而察舉之難矣

今按西都公卿士大夫或出於文學或出於吏道

亦由上之人並開二途以取人未嘗自為抑揚偏有輕重故下之人亦隨其所遇以為進身之階而人品之賢不肖初不係其出身之或為儒或為吏也是以張湯趙周輩之深文巧詆趙廣漢何並之强明健决固胥吏氣習也若公孫弘之儒雅丙吉之賢厚龔勝之節操尹翁歸之介潔亦不嫌於以吏發身則所謂吏者豈必皆浮薄刻核之流而後始能為之乎後世儒與吏判為二途儒自許以雅

而詆吏為俗於是以剸繁治劇者為不足以語道吏自許以通而誚儒為迂於是以通經博古為不足以適時而上之人又不能立兼收並蓄之法過有抑揚輕重之意於是拘謭不通者一歸之儒放蕩無恥者一歸之吏而二途皆不足以得人矣

和帝永元十四年初復郡國上計補郎官

漢制郡國歲盡遣上計掾史條上郡內衆事謂之計簿東都上計吏多留補郎官中間嘗罷今復之

桓帝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為郎太尉楊秉等上言三署見郎七百餘人帑藏空虛浮食者衆而不良守相欲因國為池澆濯釁穢宜絶横拜以塞覬覦之端自此終桓帝世計吏無留拜者

趙壹舉郡上計到京師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廷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異之讓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斂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坐

者皆屬觀壹造河南尹羊陟陟初不見後延與語大奇之西還謁弘農太守皇甫規門者不即通壹遁去規聞大驚以書謝曰今旦白有一尉兩計吏不道屈尊門下言只以為計吏不知是壹也更啓乃知已去如印綬可投夜豈待旦

按以趙壹之文才儒雅而失身計吏以取傲忽如此非深相知者蓋不知其為壹也

徐氏曰東京入仕之途雖不一然由儒科而進者

其選亦艱故才智之士多由郡吏而入仕以胡廣之賢而不免爲郡散吏袁安世傳易學而不免為縣功曹應奉讀書五行並下而為郡決曹吏王充之始進也刺史辟為從事徐穉之初筮也太守請補功曹蓋當時仕進之路有如此者初不以為屈也

主事二漢有之漢光禄勲有南北庭主事主三署之事於諸郎之中察茂材者為之後漢范滂自光禄四行遷光禄主事時陳蕃為光禄

勲滂執公儀詰蕃蕃亦不止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郭泰聞之曰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隔之蕃乃謝之又胡伯蕃公沙穆並為之

令史漢官也後漢尚書令史十八人曹有三人主書後增劇曹三人合二十一人皆選於蘭臺符節精練有吏能者為之漢官儀云能通蒼頡史籀篇補蘭臺令史滿歲補尚書令史滿歲為尚書郎後漢韋彪上疏曰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為姦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其尚書郎初與令史皆主文簿其職一也即缺以令史久次者補之光武始草用孝廉孝廉恥焉丁邯以孝廉為郎稱病不就光武詔問實病乎

羞為郎乎對曰臣實不病恥以孝廉為令史職耳帝怒杖之數十詔問欲為郎否邯曰能殺臣者陛下不能為郎者臣也中詔遣出終不能為郎又郎中袁著詣闕上書訟梁冀驕暴冀陰殺之學生劉常為名儒素善著冀名常補令史以辱之舊制尚書郎限滿補縣長令史補丞尉尚書令鄭弘奏曰職尊賞薄多無樂者請郎補千石令史為長帝從之蜀志董厥為府令史諸葛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後遷至尚書令史平臺事

按成周之制元士以上命官也府史胥徒庶人之在官者也然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則未嘗曰官棊貴而吏棊賤也後世為胥吏者作姦犯科不

自愛重放縱於義理之外故為世所輕而儒者尤恥與為伍秦棄儒崇吏西都因之蕭曹以刀筆吏佐命為元勲故終西都之世公卿多出胥史而儒雅賢厚之人亦多借徑於吏以發身其時儒與吏未甚分別故以博士弟子之明經者補太守卒史而不以為愿元成以來至東漢之初流品漸分儒漸鄙吏故以孝廉補尚書郎令史而深以為恥蓋亦習俗使然然胡廣袁安之進身者亦由郡吏而

丁郎則決不肯為尚書令史何也蓋東都亦未嘗廢試吏入仕之塗故方其未遇而浮沉里巷無所知名也則雖郡吏亦屑為之及其既以孝廉異科薦舉徵召則未免自負清流雖尚書機要之地亦恥其為郎令史矣然考晉書百官志魏青龍二年尚書陳矯奏置都官騎兵合凡二十五郎每一郎缺白試諸孝廉能結文案者五人謹封奏其姓名以補之然則丁郎雖誓死不為而自光武立法之

後孝廉之為郎者遂為久例歟

都事晉有尚書都令史八人秩二百石與左右丞總知都臺事宋齊八人梁五人謂之五都令史職與晉同舊用人常輕武帝詔曰尚書五都職參政要非但總領衆局亦乃方軌二丞頃須求才未臻妙簡可革用士流以盡時彥乃以都令史視奉朝請其時以太學博士劉訥兼殿中都司空法曹參軍劉顯兼吏部都太學博士孔虔孫兼金部都司空法曹參軍蕭軌兼左民都宣毅墨曹參軍王顒兼中兵都五人並以才地兼美歷茲選

隋開皇初改都令史為都事置八人煬帝分隸六尚書六人領六曹事唐因之

主事後魏於尚書諸司置主事令史隋於諸省又各置主事令史員煬帝三年並去令史之名但曰主事隨曹閑劇而每十令史置一主事不滿十者亦一人雜用士人唐並用流外

右歷代都事主事皆吏長之名也

西晉令史朝晡詣都座朝江左唯早朝而已賈充為尚

書令以目疾表置省事吏四人尚書置省事自此始也

其品職與諸曹令史同劉卞入太學試經為臺四品吏訪問令寫黃紙一鹿車卞曰劉卞非為人寫黃紙者也訪問知怒退為尚書令史姚萇執苻堅遣僕射尹緯詣堅問事堅見其瓌傑問曰卿於朕世何官緯答曰尚書令史堅曰卿宰相材王景略之儔而朕不知宜其亡也

晉宋蘭臺寺正書令史雖行文書皆有品秩朱衣執版

孔顗為御史中丞坐覊令史為有司所糾

梁陳與晉宋同

後魏令史亦朱衣執笏然謂之流外勲品

北齊尚書郎判事正令史側坐書令史過事令史皆平揖郎無拜

自隋以來令史之任文案煩屑漸爲卑冗不參官品開皇十五年詔州縣佐史三年一代不得重任

煬帝以四省三臺皆曰令史九寺五監諸府衛皆曰府史於時令史得官甚少年限亦賒

牛弘嘗問於劉炫曰按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減則不濟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

考其殿最案不重較文不煩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嘗慮覆理鍛鍊辛苦甚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曰老吏抱案死今古不同若此之遠也弘又曰後魏北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舍其何由炫曰齊氏立州不過十二州行臺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二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具僚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

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不省而欲從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用

唐武德初天下初定京師穀貴遠人不願仕流外始於諸州調佐史及朝集典充選不獲已而為之遂促年限優以叙次六七年有至本司主事及上縣尉者自此之後遂為官途總章初詔諸司令史考滿者限試一經時人嗟異著於謠頌是歲京師饑旱弘文崇賢司成三館學士並放歸本貫又闕立本姜恪為

相立本善畫恪有邊功當時爲之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三館學士放散五臺令史明經

張元素少爲刑部令史太宗嘗對朝臣問之曰卿在隋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爲縣尉時曰流外又問何曹元素辱之出閤殆不能步色如死灰褚遂良上疏以爲君能禮其臣乃能盡其力元素雖寒微陛下重其材擢至三品豈可復對羣臣窮其門戶棄宿昔之恩使之鬱結於懷何以責其仗節死義乎上曰朕亦悔之孫伏伽與元素在隋皆爲令史伏伽於廣坐自

陳往事一無所隱

高宗永徽時吏部侍郎劉祥道上言三省都事主事主書比選補皆取流外有刀筆者雖欲參用士流率以儔類為恥前後相沿遂成故事且掖省崇峻王言秘密尚書政本人物所歸專責書史理有未盡宜稍革之以清其選

玄宗開元十七年國子祭酒楊瑒上言省司奏限天下明經進士及第每年不過百人竊見流外出身每歲二

千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居其什一則是服勤道業之士不如胥吏之得仕也若以出身人太多則應諸色裁損不應獨抑明經進士也

按張元素事太宗深以流外為恥彼創業之時依秉風雲致位將相其發身微賤蓋有甚於流外者矣不必恥也然至明皇時承平已久正當分别流品汰除冗濫以清仕途而流外出身歳不下二千人蓋唐進士科取人頗少士欲求用而有所限制

則揵出他徑處汙穢而不羞矣

劉晏為度支使常以為辦集衆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至於勾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常言士陷贓賄則淪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修吏雖廉潔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汚

鄭餘慶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主書滑渙與官人劉光琦相倚為姦每宰相議為光琦沮變者令渙往

請必得由是四方貲餉奔委之弟泳至官刺史杜佑鄭絪政頗姑息而佑常行輩待不名也至餘慶議事涣傲然指畫諸宰相前餘慶叱去後涣以贓敗憲宗聞而善之

唐法置公廨本錢與諸司令史主之號捉錢令史歲滿授官見貲選門

凡流外兵部禮部舉人郎官得自主之謂之小選

後唐明宗天成四年中書奏吏部流外銓諸色選人試

判兩節並以優劣等第申奏文優者宜超一資注擬次者依資又其次者與同類官中比擬仍准元敕業文者任徵引令古不業文者但據公理判斷可否不當罪在

有司

宋太祖皇帝開寶五年詔流外選人經十考入令錄者引對方得注擬驅使散從官伎術人資考雖多亦不注

擬

上親閱諸司流外人勒歸農者四百人

六年上知堂後官擅權多為姦贓欲更用士人命選令録簿尉充之而有司所選終不及數乃召舊任者四人面加戒勵令復故

太宗端拱元年詔河南府法曹參軍梁正辭楚丘縣主簿喬蔚等五人為作監丞充中書堂後官堂吏拔選人授京官為之自此始也

二年上親試舉人有中書守當官陳貽慶舉周易學究及第上知之令追奪所受敕牒釋其罪勒歸本局因謂

侍臣曰科級之設待士流也豈容走吏冐進竊取科名乃詔自今中書樞密宣徽學士院京百司諸州係職人吏不得離局應舉

至道元年以堂後官樂崇吉為度支副使崇吉提點中書五房公事明習文法清白勤事故上越次而用之即名堂後官著作郎楊文質為秘書丞代掌五房事謂之曰汝見擢用樂崇吉否當自勉勵也

雍熙時以堂後官充職事官仍詔除入謝外不赴朝

參見宰相禮同胥吏　尋又詔流外出身曾坐真徒
歴四任不入令錄
眞宗咸平元年詔吏部銓凡注諸縣令佐勿得全用流
外
流外補選之例五省御史臺九寺三監金吾司四方館
職掌每歲遣近臣與判銓曹就尚書省同試律三道中
者補正名理勞考後以就試人多懷挾傳授乃有鎖院
廵搜糊名之法試百司吏人問律及疏所對合格復口

誦之以防懷挾傳授之弊然其自敘勞績臣僚為之陳請特免口誦謂之優試得優試者率中選後因言者遂復減吏部考試百司人歲以二十人為額毋得僥倖求優試

神宗熙寧三年詔中書置檢正五房公事官一員每房各置檢正公事二員並以士人陞朝官充

石林葉氏曰樞密都承旨與副承旨祖宗皆用士人比僚屬事參謀議真宗後天下無事稍稍遂皆

用吏人歐公建言請復舊制而不克行熙寧初始用李評爲都承旨評初受命文潞公爲樞密使以舊例見之不爲禮評訴於神宗上命史官檢詳故事以久無士人爲之檢不獲乃詔如閤門使見樞密之禮

按檢正都承後來皆從官爲之今觀此則知祖宗立法之初或命胥吏或命士人固無定例也旣胥吏所嘗爲之官則宰相所以待之者宜其禮貌少

殺於士大夫然考之國史檢正之初立也鄧綰實為之鄧以上書阿附新法進身有笑駡從他笑駡好官須我為之之語則豈以充檢正為愿者哉

知徐州蘇軾上言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鷙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士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

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為君子若徳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為五路之士别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為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為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為多黄覇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丙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

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為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鰍為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

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禄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閲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

按祖宗時吏可出仕為官而外官又可以入為省吏甞觀歐陽公集外制有堂後官李元方可大理寺丞審官院令史馬登可遂州司户前杭州司理參軍范袞可衛尉寺丞充堂後官等制皆在昭陵之時蓋不特藝祖太宗朝為然也今坡公復拳拳欲立吏人出官之法蓋祖宗時省院要路之吏可以年勞出官而州縣小吏則未有入仕之法此五路人士既拙於文詞多不能以科目發身則立試

吏之途以收拾之亦良法也

哲宗元祐元年監察御史上官均言百司胥史大率積累及二十餘年方得出官惟三省吏為最優幸凡干照檢諸司文書率隨其司酬奬減年出官最速其未願出官者坐理資任至為郡守宜加裁抑使毋過厚則雜流可以少損

先時中書堂後官提點五房官雖未至員外郎奏補聽如舊制至崇觀時蔡京優待堂吏往往至中奉大

夫或換防禦使觀察使由此任子百倍以前

朝野雜記曰堂後官者三省諸房都錄事也補職及一年改宣教郎五年願出職者與通判十年以上予郡建炎初李伯紀為相建請堂吏出職止通判從之迄今不改又曰凡吏職年滿依法補授將仕郎後有恩賞者許循修職郎用考第開陞至從政郎止其不因年勞非泛補授者未得注擬具元補因依奏裁

貲選進納

漢文帝從鼂錯之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第二等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第九等萬二千石為大庶長第十八等各以多少級數為差

景帝二年詔曰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為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為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無猒也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令貲算十以上迺得官服虔曰訾萬錢算百二十七也應劭曰古者疾吏之貪衣食足知榮辱限訾十算乃得為吏十算十萬也賈人有財不得為吏廉士無訾又不得官故減訾四

算得官矣訾與貲同廉士算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官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

按漢初限訾富者乃得官蓋恐其家貧而為吏則必貪故也然致富者多賈人而賈人又不得為吏有市籍即賈人也然則訾不及算與及算而為賈人者皆不可以為官則所限者衆矣故景帝詔減作訾算四乃得官云

景帝時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而裁其價以招人裁謂

減省及徒復作得輸粟於縣官以除罪

漢武帝時董仲舒對策言選郎吏又以富貲未必賢也

武帝即位干戈日滋財賂衰秏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後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於此

元朔五年置賞官命曰武功爵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左庶

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索隱曰大顏云一金萬錢也計十一級級十七萬合百八十七萬金而此云三十餘萬金其數必有誤者顧氏按或解云二級十七萬自此以上每級加一萬至十七級合成三十七萬也　或說七當為一即十一級行萬字其曰直三十餘萬者蓋賣爵必級級少增其價至直三十餘萬金也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官首武功爵第五也位稍高故得試為吏先除用也千夫如五大夫千夫武功爵第七級五大夫舊二十等爵第九級也言千夫爵秩比於五大夫故楊僕以千夫為吏殆謂此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樂卿武功爵第八言買爵唯得至第八也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

雜而多端則官職𢘅耗

元狩四年除故鹽鐵官家富者為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

元鼎二年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師古曰吏更遷補高官郎又就增其秩得至六百石也

元鼎三年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鬬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言被牽引者為其根株所送當充徒役而能入財者即當補吏

按漢初入仕之途不加澄汰懼民之棄本逐末而儲蓄不豐也遂立為入粟之法懼吏之貧之無藉而貪欲無厭也遂立為貲算之法雖有愧於古人任賢使能之意然猶不過隨時以救弊而上之人初未嘗利其財也至武帝以征伐之餘用度不足始立賞官明開鬻賣之門入穀者入羊者入奴婢者煮鹽冶鐵者皆得入仕至株送之法行則陷之以罪咎以取其財而復酬之以官於是名器益濫

矣

西漢以貲為郎如淳曰漢制貲五百萬得為常侍郎

張釋之　司馬相如

楊惲傳惲遷中郎將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迺得出名曰山郎山財用之所出故取名焉移病盡一日輒償十沐言出財用者雖非休沐常得在外也或至歳餘不得沐其豪富郎日出游戲或行錢得善部貨賂流行轉相放效惲為中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長久也一歳之

調度言總一歲所須財物文書調度移司農以官錢給之其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有罪輒奏免薦其賢者郎官化之莫不自勵絶請謁貨賂之端宮殿翕然稱之

貢禹傳禹言孝文時貴廉潔賤貪汚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自見功大威行遂從嗜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法使犯法者贖罪入

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
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
上府者以為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
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
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
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
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髠鉗
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

使是為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察其所以然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眞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贓罪者輒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眞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

按楊惲傳所載及貢禹所言大槩皆為貲郎設也任官不以材德選而徒擇其貲力之富厚豈理也

哉然貲郎之見於漢史者惟張釋之司馬相如釋之十年不得調有久宦減仲產之嘆相如亦謝病免歸成都家徒四壁立蓋其初非以德選遂為世所輕而宦亦不達故資產之富厚者反因游宦而貧雖以釋之之才相如之文苟非一日他有以見知人主自致顯榮則必為貲郎所累終身坎壈矣士之所以進身者其發軔可不審哉

黃霸傳馮翊以霸入財為官不署右職使領郡錢穀

計夫輸財於官而得仕者猶不以右職畀之况徙以其家資之厚而予之官者乎

輸財得官

卜式武帝時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不報再獻錢三十萬拜郎中　後為御史大夫封侯　黄霸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坐同產有罪劾免後復入穀沈黎郡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至丞相　楊僕以千夫為吏賞第七級至樓船將軍封侯　千夫即武功

東漢安帝永初三年三公以國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錢穀得為關内侯虎賁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緹騎營士

各有差

桓帝延熹五年占賣關内侯虎賁羽林緹騎營士五大夫錢各有差

靈帝光和元年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内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

山陽公載記曰時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於西園立庫貯之

中平四年賣關內侯假金印紫綬傳世入錢五百萬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黄綬各有差其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或因常侍阿保别自通達是時段熲樊陵張温等雖有功勤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崔烈時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及拜日帝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烈於是聲譽衰減

帝欲以羊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中使督之名為左騶其所之往輒迎致禮敬厚加

贈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緼袍示之曰臣之所資惟此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悦以故不登公位

劉陶為京兆尹到職當出修宮錢直千萬時拜職名當出買官之錢謂之修宮錢陶既清貧而恥以錢買職稱疾不聽政帝重陶才原其病

武帝靈帝賣官之事同而其指意則異武帝取之於豪富之百姓蓋風以毀家紓國之公誼故卜式黄覇雖以貲財進身而不害其為名士也靈帝取

之於貪饕之公卿蓋縱其剥下媚上之私心故崔烈張温雖以公譽登仕而無救其為小人也

晉武帝太康三年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何帝毅曰桓靈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己為治南平吴會混一天下方之桓靈不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乃不如也

後魏明帝時孝昌二年初承喪亂之後倉廪虚罄遂班入粟之制輸粟八千石賞散侯六千石散伯四千石散

子三千石散男職人輸七百石賞一大階授以實官白人輸五百石聽依第出身千石加一大階諸沙門有輸粟四千石入京倉者授本州統各有差

唐置公廨本錢以諸州令史主之號捉錢令史每司九人補於吏部所主繈五萬錢以下市肆販易月納息錢四千歲滿授官諫議大夫褚遂良上言七十餘司吏一二載捉錢令史六百餘人受職太學高第諸州進士拔十取五猶有犯禁罹法者況廛肆之人苟得無恥不可

使其居職太宗乃罷捉錢令史復詔給百官俸　又令
文武職事三品以上給親事帳内以六品七品子為親
事以八品九品子為帳内歲納錢千五百謂之品子課
錢凡捉錢品子無違負者滿二百日本屬以簿附朝集
使上於考功兵部滿十歲量文武授散官
至德二年七月宣諭使侍御史鄭叔清奏承前諸使下
名納錢物多給空名告身雖假以官賞其忠義猶未盡
才能今皆量文武才藝兼情願穩便據條格議同申奏

聞便寫告身諸道士女道士僧尼如納錢請准敕迴授餘人并情願還俗授官勲邑號等亦聽如無人迴授及不願還俗者准法不合畜奴婢田宅貲財既助國納錢不可更拘常格其所有貲財能率十分納三分助國餘七分並任終身自蔭身歿之後亦任迴與近親又准敕納錢百千文與明經出身如曾受業粗通帖策修身謹行鄉曲所知者量減二十千文如先經舉送到省落第灼然有憑帖策不甚寥落者減五十千文若粗識文字

者准元敕處分未曾讀學不識文字者加三十千應授職事官并勳階號及贈官等有合蔭子孫者如户内兼蔭丁中三人以上免課役者加一百千文每加一丁中累加三十千文其商賈准令所在收税如能據所有貲財十分納四助軍者便與終身優復如於敕條外有悉以家産助國嘉其竭誠待以非次如先出身及官資並量資歷好惡各據本條格例節級優加擬授如七十以上情願授致仕官者每色内量十分減二分錢時屬幽寇内侮

天下多虞軍用不充權為此制尋即停罷

元和十二年詔入粟助邊古今通制如聞定州側近秋稼方登念切救人不同常例有人能於定州納粟五百石者放優出身仍減三選一千石者無官便授解褐官有官者依資授官二千石者超兩資如先有出身及官情願減選者每三百石與減一選　又敕入蕃使不得與私覿正員官告量別支給以充私覿

舊例使絶域者許賣正員官十員取貲以備私覿雖

優假遠使殊非典法故革之

十五年復其制入回鶻使仍舊與私覿正員官十三員吐蕃使八員

宋興以來所重者獨進士若納粟授官止贖刑而已於民政無預也

神宗熙寧元年行入粟補官法出將作監主簿助教告敕七十道付河北安撫司募人入粟尋又賜河東空名敕誥

徽宗宣和三年臣僚言元豐所立進納官法多所裁抑應入令録及因賞得職官止與監當該磨勘者即換授降等使臣仍不免科率法意深矣通者東南用兵民入金穀皆得補文武官理選依限如官户此不便也且富而入納者皆嘗與不入納者均受科取今復其户不輸是得數千緡於一日而失數千斛於無窮也况大户得復則移其科於下户下户重貧州縣緩急當責何人辦事況不注監當不限磨勘與士大夫涇渭並流駑驥同

皁又弊之大者乞改用進納本法詔近東南捕賊入金粟而補之官與常平法進納者異可如已命毋改該注親民官而有田業在所涖其毋得注

高宗紹興二十年用吳逵言置力田科命江浙福建監司守臣募民往兩淮開墾田地歲收穀五百石歸官莊者免本戶差役七百石補進義副尉至四千石補進武校尉並作力田出身其被賞後再開墾及元數許參選如法理名次在武舉特奏名出身之上遇科場許赴轉

運司應舉

孝宗淳熙二年詔進納補官請舉年及合免舉之人許納補授文書直赴南省

七年中書門下省言湖南江西旱傷立賞格以勸積粟之家凡出米賑濟係崇尚義風不與進納同一千石補進義校尉願補不理選將仕郎者聽二千石補進武校尉如係進士與免文解一次四千石補承信郎如係進士與補上州文學五千石補承節郎係進士補迪功郎

方伎

西漢衛綰以戲車為郎事文帝(仕至丞相)鄧通以濯船為黃頭郎(佞幸)周仁以醫見景帝為太子時為舍人(仕至侍中)吾丘壽王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仕至中大夫)荀彘以御見侍中

武帝時虞初以方士侍祠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

武帝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絶倫超奇者為右亡所阿私(龜策傳)

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趙定龔德皆名見待

詔伍宏以醫待詔

成帝時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　又有本草待詔郊祀志

范曄東漢書方伎傳論曰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挾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居焉謂李少翁欒大之徒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趨時宜者皆騁馳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孫咸名應圖錄越登槐鼎之任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

埀忤淪敗自是習為内學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是以通儒碩生忿其姦妄不經奏議慷慨以為宜見藏擯謂桓譚賈逵張衡之流子長亦云觀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畏蓋謂此也

東漢書方術傳所載在仕路者

任文公善天官風角仕至司空掾　郭憲善術仕至光祿勳　許楊善術曉水脉仕至都水掾　王喬有神術仕至縣令　謝夷吾善風角仕至太守　李郃善河洛風星以孝廉舉仕至司徒　樊英善風角算河洛七緯推步災異以隱士聘仕至

光祿大夫公沙穆善河洛步推之術仕至弘農令　單颺善天官算術仕至漢中太守

韓說善圖緯仕至江夏太守

按史所載兩漢士大夫明方術善技藝而在仕途有至大官者如衛綰周仁吾丘壽王則假方術以進而自他有文行以取顯貴者也如李郃樊英之徒則雖善方術而本不假此以進身取位者也然考東漢書方術傳所載則終身肥遁不求聞達者甚多有不應辟舉者有變姓名不知所終者眞賢

士也其與後世之以一伎自名而奔走形勢之塗以為干名徇利之階者大有逕庭矣

唐高祖以舞胡安叱奴為散騎侍郎禮部尚書李綱諫曰古者樂工不與士齒雖賢如子野師襄皆終身繼世不易其業唯齊末封曹妙達為王安馬駒為開府有國家者以為殷監今天下新定建義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擢舞胡為五品使鳴玉曳組趨蹌廊廟非所以規模後世也上不從曰吾業已授之不可

追也

故事伎術官皆本司定送吏部附申謂祕書殿中太常左春坊太僕等伎藝之官唯得本司遷轉不得外叙若本司無闕聽授散官有闕先授若再經考滿者聽外叙

唐制凡醫術不過尚藥奉御隂陽卜筮圖書工巧造食音聲及天文不過本色局署令鴻臚譯語不過典客署令

中宗神龍元年太白山人鄭普思以方術除祕書監其年又除方術人葉靜能為國子祭酒

玄宗開元七年敇出身非伎術而以能任伎術官者聽量與員外其選叙考勞不須拘伎術例

天寳十三載吏部奏準格伎術官各於當色本局署員外置不得同正員之數從之

文宗太和五年敇諸色藝能授官今後如有罪犯停職者委本司牒報吏部不在敘用限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初胡柳之役伶人周匝為梁所得帝每思之入汴之日匝謁見於馬前帝甚喜匝涕泣言曰臣所以得生全者皆梁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願就陛下乞二州以報之帝許之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心既而伶人屢以為言帝謂崇韜曰吾已許匝矣使吾慙見此三人公言雖正當為我屈意行之乃以俊為景州

刺史德源為憲州刺史時親軍有從帝百戰未得刺史者莫不憤歎

宋太祖皇帝開寶十年詔司天臺學生及諸司伎術工巧人不得擬外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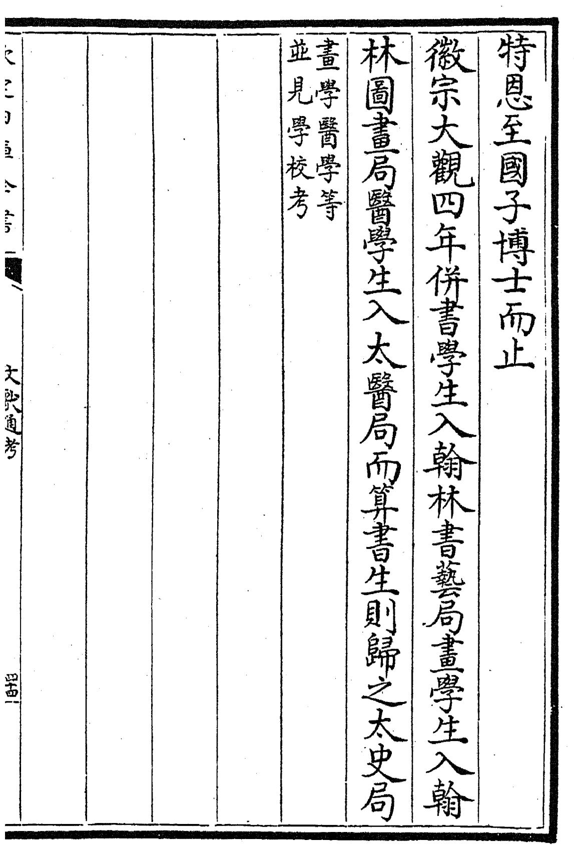
教坊使衛德仁以老求外官且援同光故事乞領郡上曰用伶人為刺史此莊宗失政豈可效之邪宰相擬上州司馬上曰上佐乃士人所處資望甚優亦不可輕授此輩但當於樂部遷轉乃以為太樂署令

真宗天禧元年詔伎術人雖任京朝官審刑院不在磨勘之例

魯國長公主以趙自化藥餌有功請授尚食使兼醫官院事上曰自化頃因雍王元份以求刺郡尋諭以方術之流不可任郡今復有此請命樞密使名戒之

乾興元年中書言舊制翰林醫官圖畫琴棋待詔轉官止光禄寺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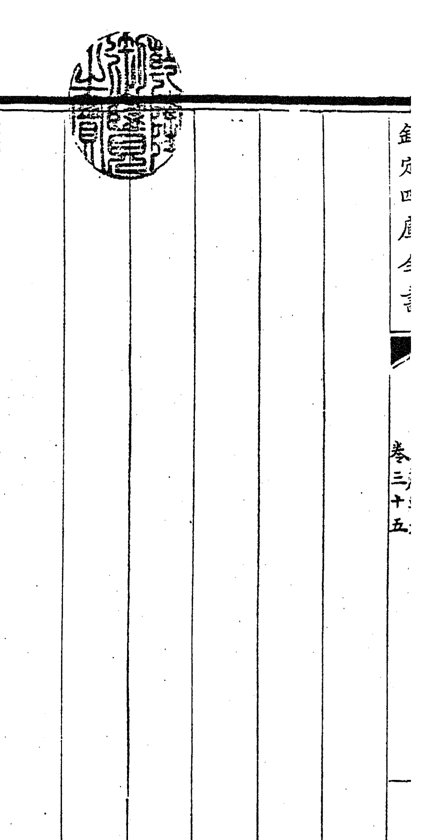
天禧四年乃遷至中允贊善洗馬同正請勿踰此制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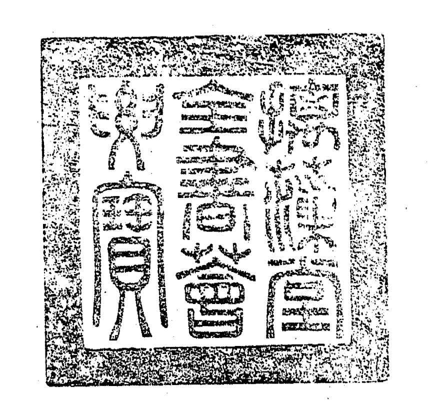
特恩至國子博士而止

徽宗大觀四年併書學生入翰林書藝局畫學生入翰林圖畫局醫學生入太醫局而算書生則歸之太史局

畫學醫學等並見學校考



文獻通考卷三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録監生臣郭文炤